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九

甲子隋文帝仁乙丑隋文帝大丁丑秦帝

元武武丁亥太宗貞觀元年庚戌高宗永丙辰改題辛酉

唐李經武德元年武德元年戊寅止昭宗天祐二

年乙丑二十共九月九日

三祖僧璨隱居羅浮山

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

仁壽四年適羅浮山者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

C40
4514
(131)

B e4823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 40-4514

了翁處讀大藏及有
家書置於須雲山
我微築塔院度府中永
為學子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九 律字號

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起乙丑煬帝大業元年丁丑恭帝義寧元年戊寅唐高祖武德元年丁亥太宗貞觀元年庚戌高宗永徽元年丙辰改顯慶辛酉

癸亥唐高宗龍朔三年止唐李姓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止昭宗天祐二年乙丑二十一主共二百九十年

甲子三祖僧璨隱居羅浮山

三祖僧璨既付法道信已乃告之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仁壽四年適羅浮山嘗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

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繇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繇妄見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繇境滅境逐

能沉境繇能境能繇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繇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

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畱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智舜入廬山踵慧遠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卽示疾見

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言訖安然而逝

丙寅 三祖僧璨示寂

僧璨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嘗語道信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仁壽四年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大業二年旋歸舒州山谷寺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璨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是歲十月十五日也至唐天寶間河南尹李常啓璨墓閣維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百粒贈荷澤百粒隨身

甲申 四祖道信開法破頭山

丁丑道信領徒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信愍之教合城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遂引去武德二年說法於螺川七年返蘄州住破頭山學侶雲臻

戊子 道綽法師往生淨土

道綽并州人出家習經論晚事瓚禪師學禪又篤志淨土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爲衆講十六觀經將二百遍人各搯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六時禮敬初不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爲限

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歸寂聞而赴者滿於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焉 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始廻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共折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蓮臺光明輝映芳果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普

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道俗相半其三惟僧也云皆至心念佛者得生此土耳後五日忽聞鐘聲曰鐘聲我輩事也俱時化去明瞻隱居太乙山智炬寺晚歲尅志安養貞觀二年十月知命將盡入京就興善寺設齋辭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卽返智炬寺整威儀念佛遽曰阿彌陀佛來也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庚寅

四祖道信傳法法融

法融延陵帝氏子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嘆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

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比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貞觀四年道信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信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信曰在此作麼曰觀心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曰還識道信大師否曰何以問他曰嚮德滋久冀一瞻禮曰卽貧道是也曰因何降此曰特

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小菴
遂引信至菴所繞菴惟見虎狼之類信乃舉兩手作
怖勢融曰猶有這箇在曰這箇是什麼融無對少選
信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悚然信曰猶
有這箇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心要信曰百千法門
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
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
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
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
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

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
無碍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
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曰心既具
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
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曰境緣無好
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
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
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
化信付法訖遂返雙峰

卽破頭山

道信住雙峰山中有

一老僧曰惟種松人呼爲栽松道者謂信曰法道可得聞乎曰汝已年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道者遂諾乃出山行至黃梅縣濁港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曰我有父母可往求之曰汝諾我乎曰諾道者還山危坐而化女周氏之季也歸輒有孕父母惡而逐之女無所歸傭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水中明日見之跣跣波間泝流而上遂收養成童七歲隨母乞食往來黃梅道中一日信往黃梅路逢兒戲問曰汝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曰是佛性曰汝無姓耶曰性空

故無信知其不昧卽俾侍者至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遂捨爲弟子信與剃度名曰弘忍

壬辰灌頂法師往生淨土 天台宗示

灌頂住天台嘗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仙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頂誓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間白沙遍漏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頂每宴坐有天花飄墜其側壬辰八月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經云世尊入滅多熱名香其烟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遺誠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玄奘緱氏人姓陳少出家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自立不偶時流二十一講心論不窺文相漏注不窮時號神人貞觀三年冬表請往西域取經太宗不許遂潛出玉關至罽賓國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毘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毘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毘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毘邪犀那三藏學二毘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

商八十許人渡碗伽河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開瑜伽師地卽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奘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奘修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於是賢流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黎

果至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

戊戌六祖惠能示生

惠能姓盧氏南海新州人母李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懷妊六年貞觀戊戌二月八日示生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謁能父曰夜來生兒可名惠能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不知所之三歲喪父其母鞠養

庚子法順大師示寂

法順姓杜世傳文殊化身降靈於雍州萬年或人有病順對之危坐卽愈有患聾者順呼之耳卽聰有患

瘕者順與之語卽能言有患顛狂者順向之禪坐彼卽拜謝而去唐太宗詔謂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曰但頒六赦聖躬自安帝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嘗引入宮禁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庚子五月示寂 慧滿榮陽張氏子嗣法僧那後奉頭陀行惟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壬寅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曠怪所從來

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滿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碍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滿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癸卯法融禪師傳法智巖

智巖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卽將年四十出家入皖公山從寶月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

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謂巖曰卽將狂耶何爲住此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繇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法融發明大事融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巖遂稟命爲第二世

撰述

甲辰四祖道信傳法弘忍

太宗嘗詔道信赴闕使者三反信堅臥不起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信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奏帝彌加嘆慕至是信謂弘忍曰昔如來傳正法眼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并於衣鉢聽吾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信示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信曰善

乙亥裝法師譯經

甲辰冬玄裝自西域還乙巳二月見帝於儀鸞殿帝慰勞再三因問雪嶺以西物產風俗入王故迹七佛遺蹤裝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裝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尊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裝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裝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

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朔弘福寺極爲虛靜可就
彼翻譯所須竝與玄齡平章契因進曰百姓見契還
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
門官以防釁隙帝許之 帝以契德業冲博儀表絕
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契反覆極陳天下治安皆錄
聖德無假於人縱復須才今亦伊吕多矣玄奘庸陋
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
乞天慈終而不奪帝曰師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
志因問比譯何經曰瑜伽師地論曰明何等義曰此
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因遣使取論入宮凡一

百卷帝詳覽之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
天瞰海莫極高深頃旣軍國務煩未暇委尋今而後
知宗源杳曠顧儒道九流猶汀滢之方溟渤耳因勅
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宣賜九道總管
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帝自伐遼
還時有憂生之慮旣遇玄奘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
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
啓慧芽抽植法爲之資弘法須人卽度僧爲最帝悅
乃詔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西善導大師演說淨土法門

善導不知何處人唐貞觀中見西河道緯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晝夜禮誦激發四衆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水亦須流汗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麤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觀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或問念

佛生淨土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庚戌道宣律師還終南山

道宣京兆錢氏子父官吏部尚書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謂曰汝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既生稍長博覽群書年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剃染受具三衣惟布嘗坐一食武德七年徙居終南山葺麻嘗行

般若三昧感龍神易形聽法貞觀年中偕玄奘翻經
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紆麻

辛亥四祖道信示寂

道信自紹祖位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永徽
二年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
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
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
生自後門人不敢復閉

壬子法融禪師講大般若經

法融住牛頭山法席大盛永徽中徒衆乏糧融往丹

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
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
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還
山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
緣乃欲息其起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
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
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
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閉
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旣不關心境從何處發答
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

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
問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
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
際答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
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
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
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
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
處生問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答恰恰用心時恰
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當

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智者引妙言
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答方便說妙
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
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
聲鏡像能回顧問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忘前覺及
後覺并境有三心答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
知境亾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住
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
徐躡其後答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
不轉還虛安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

撰述
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
欲靜水還平更欲前塗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
性空下霜電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
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賴覺知萬
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
事答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
心外問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
用功行智障復難除答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
揀卽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
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

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答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
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
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
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
智鏡像現三葉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
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
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別有一種人善解空
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
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
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繇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

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入法所不能化答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繇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答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答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

沌士哀怨愍群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豪發群生藥還如色性爲

癸丑慧寬大師示寂

慧寬益州楊氏子父瑋爲道士號三洞先生妙信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談論俱非世事聽者一不能曉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罵使拜天尊寬不得已拜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錄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漠綿竹峯嶺楊氏家後七年汝來

見我言訖而逝其後會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
峯嶺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曰弟子會也寬笑曰
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
見其父出所錄與信相談論者示之蓋大莊嚴等論
會卽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時年十三會畏之如神
龍懷衆三千指皆躬力作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
此吾先師也因具道其所以自是神異日顯俗呼聖
和尚其姊信相亦隨出家淨慧寺有一異僧入定滿
寺紅焰亘燃人未之識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
三昧耳以水滅之可入遂作水觀一室湛然惟水不

見其形異僧欽嘆以爲得果時亦號聖尼永徽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寬示寂時謂觀音大士應身云

甲寅 窺基法師叅譯經論

窺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姪金吾衛將軍
敬宗之子母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六
歲能著書初玄奘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因携
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因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
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給之曰此古書耳令西域童
子覆誦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誑已將殺之
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輦晚膳則可不然寧伏劍

死契許之遂從入道善大小乘永徽五年高宗特旨
度基爲大僧入太慈恩寺叅譯經正義基乃從契受
瑜伽惟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
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丁牛頭山法融禪師入寂

四祖信旁
出法嗣

法融住牛頭山大行法道邑宰蕭元善請融住建初
寺辭不克乃命弟子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受將
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
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顯慶三年
閏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

○千歲寶掌和尚入寂

初祖達磨
旁出法嗣

寶掌晚居浦江寶巖與玄朗友善每通問掌遣白犬
馳書朗以青猿回使顯慶二年正旦掌自塑一像至
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曰與和尚無異卽澡
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
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
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
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
門至塔所禮曰龔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
若黃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寧堵波奉藏周丁卯至

唐丁巳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四百餘歲

辛酉五祖弘忍傳法惠能

惠能家貧採樵供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恐大師能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之姑嘗讀涅槃經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能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能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四衆請居寶林寺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龍朔

元年抵黃梅叅弘忍問汝自何來曰嶺南曰欲求何爲曰惟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忍知其異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杵臼經八月忍知付法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内外衆所宗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忍因經行見偈心知秀所述讚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衆聆

此語人各諷誦能在碓坊聞偈乃問同學此誰爲之
曰和尚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
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
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
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忍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忍語遂
不之顧逮忍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曰白也未有篩
忍以杖三擊其碓能便三鼓入室忍用袈裟遮圖不
令人見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隨機大小而引導
之遂有三乘頓漸等法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
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汝善護持無令斷絕聽吾
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
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旣授衣付何人曰昔達磨初
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
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
衣之人命如懸絲曰當隱何所曰逢懷則止遇會且
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衆皆莫知忍自是
不上堂凡三日衆怪問忍曰吾道行矣復問衣法誰
得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卽復奔逐能

南行至大庾嶺有僧道明嘗爲四品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趣及能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能曰汝旣爲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大悟復問上座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肯否能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曰某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卽某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某今向

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陟崔巍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趣衆遂散後明居袁州蒙山明姓陳

壬戌善導大師示生淨土

善導崇以淨土化人龍朔二年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唐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其寺額號曰光明僧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入善導念佛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善導不許只勸令精

虔三載感如所教後見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製
決疑論七卷臨終合掌云佛來迎我遂逝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九終

華亭居士李凌雲錢士貴共施刻此
佛祖綱目第二十九卷計字八千六百箇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于海刻
崇禎壬申孟冬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 呂字號

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起丙寅封改乾戊辰改總庚午改咸亨甲

戌改上元丙子改儀鳳巳卯改調露庚辰改永隆辛巳改開

壬午改永淳癸未改弘道甲申改中宗嗣聖元年乙酉改武

甲午改武后永昌乙未改武后光宅元年丙申改武后如意

丁酉改武后神功戊戌改武后聖曆庚子改武后久視辛丑改武后長安乙

巳改武后神龍丁未改武后景雲元年壬子改武后先天

癸丑改武后開元癸亥改武后十一年止

子慧安禪師隱終南山

慧安荊州衛氏子出家受具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弘忍得心要麟德元年隱居終南石壁法持江寧張氏子叅弘忍聞法心開他日忍謂弟子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復遇牛頭慧方印可乃繼迹山門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法錄所譯經論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無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無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臥而逝時麟德甲子二月五日也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

宿慈恩寺塔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師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卽具奏遂啓龕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

丁卯道宣律師入寂

道宣持律感天送饌侍衛嘗行道中夜臨砌而蹶有少年介冑擁衛得不仆宣問爲誰曰弟子博又天子張瓊也以師戒德故來給衛耳問世尊在世及滅度時事瓊一一爲言自後降靈不一乾封二年春天告宣曰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衆見

空中幡華交列異香天樂同聲請宣歸觀彌勒

巴僧伽大士示現泗州

初僧伽自碎葉國遊西涼總章二年顯化洛陽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曰我姓何問師是何國人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拔氏捨所居伽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又獲金像伽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

癸萬回示現王宮

萬回閬鄉張氏子弱齡笑傲徃狂鄉黨莫測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思其音信回曰此甚易爾乃告母往

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驚異因號萬回回與龍興沙門大明少相狎嘗往來其室屬給諫明崇儼夜過寺見回左右神兵侍衛儼大駭一日回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玄奘自西國還訪回回問印度風景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咸亨四年高宗詔入宮度爲沙門時有扶風僧豪湏者先在宮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回至湏曰替到當去旬日而湏逝

戊甲台宗智威住軒轅

智威縉雲蔣氏子年十八爲郡學堂長因歸納婦路遇梵僧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耶因示其前身

爲徐陵於智者前親立五願威聞不復還家卽往天台投章安爲師證法華三昧上元元年飛錫凌空至軒轅鍊丹山遂住焉學徒奔湊

乙亥五祖弘忍示寂

上元二年弘忍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四建塔於黃梅東山

丙子六祖惠能示出世

惠能南歸隱於四會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輒放生命一日忽念說法時至遂至廣州法性寺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值印宗講

涅槃經暮夜風吹幡動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不已能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繇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曰然宗乃執弟子禮請衣鉢出示大衆復問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曰何不論禪定解脫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曰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曰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

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
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
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
之性卽是佛性宗聞歡喜合掌歎曰某甲講經猶如
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乃會名德與之剌染受具
次日廣州刺史常據請能陞座說法示衆曰總淨心
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者大也心量廣大猶如虛
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
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
惡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着心如虛空名之爲
大故曰摩訶般若者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
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
念智卽般若生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
解卽名般若智波羅蜜者到彼岸也解義離生滅著
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
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凡夫卽佛煩惱
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
惱後念離境卽菩提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

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繇在寺但依無相而修常與吾同處無別不依無相而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神秀開封李氏子身長八尺秀眉大耳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出家至黃梅見弘忍乃嘆服曰此真吾師也服勤六年忍深器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命之分座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秀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遂居之

丁丑六祖惠能開法曹溪

儀鳳二年春惠能至曹溪寶林寺見堂宇湫隘不足

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乞檀越一坐具地亞仙唯唯能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亞仙願盡捨爲寶坊遂成蘭若一十三所

戊寅

智巖禪師入寂

法融法嗣牛頭山第二世

智巖以正法付慧方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儀鳳三年正月日入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堊壽七十八臘三十九

庚辰

法華智威入寂

灌頂法嗣台宗六祖

智威住台州鍊丹山剪棘刈茅班荆爲座聚石爲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各其地曰法華威每登座則有

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衆苦乏水浚一石井深纔三尺日給千衆冬夏無竭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跌坐而化異香七日不歇

壬午慧安禪師傳法元珪

元珪生伊闕李氏幼歲出家永淳間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毘尼謁慧安頓悟玄旨遂廬於嵩嶽之龐塢永淳元年窺基入滅基貌豐碩長八尺氣蓋萬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讐服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初道宣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爲人不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

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問何後時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無自而入宣聞大驚初天竺無着天親頻昇兜率咨叅慈氏惟識宗旨遂相與製論彼國代有聖賢出弘其教至戒賢論師授玄奘奘授基基乃廣製疏論謂之慈恩教

○智隍叅六祖惠能

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結菴長坐積二十年惠能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名造菴激以勤求法要隍遂捨菴徑來謁能垂開抉卽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

空中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
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比宗忌惠能傳衣囑
行昌刺能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
室能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能曰只負汝
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蘊求哀悔過願出家能
以金授曰汝且去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遂宵
遁出家精進一日過曹溪謁能曰蒙和尚赦罪今雖
出家若行難報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
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能便與之宣說昌

如醉醒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
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
與我亦無所得能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
去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
能求解其義能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
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
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
智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能曰既會三身便
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
有智還成無智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

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七
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
處那伽定 僧志常來聚能問汝從何來曰學人近
禮秀和尚秀問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
形有何相貌彼曰汝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
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
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
如來知見學人聞此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
滯能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
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

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
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
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
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
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丙戌 慧方禪師歸茅山

智巖法嗣牛頭第三世

慧方潤州濮氏子出家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
謁智巖巖示以心印方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
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一日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
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遂歸茅山

撰述

丁懷讓禪師示出家

懷讓金州杜氏子咸亨癸酉四月八日生感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聞高宗問是何祥瑞對曰國之法寶不染世榮金州太守韓偓亦具表奏帝敕偓親詣存慰其家三子讓居幼性惟恩讓故名懷讓垂拱三年十五嘗默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顚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覺心有獨得方返步忽聞空中聲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盡勉之乃辭親往荊州玉泉寺出家

壬辰仁儉禪師說法王宮

慧安法嗣五祖旁出

仁儉卽騰騰和尚壬辰四月武后詔迎入宮儉視太后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去進短歌十九首有曰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辨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卽是菩提淨花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未實又難提譯大華嚴經

初武后聞于闐有梵本華嚴大經遣使求之并請善
楚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國王以實叉難提
此云覺喜遣來應命乙未三月詔入大遍空寺翻譯法
藏姓康康居國人初杜順傳晉譯華嚴法界觀於智
儼藏久侍儼盡得其教儼滅藏以巾幘說法武后度
爲僧乙未詔藏開示華嚴宗旨方序經題白光昱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后大悅賜號賢首慧安
棲石壁高宗詔迎不赴安乃徧歷名勝至嵩嶽曰是
我終焉之地也坦然懷讓二僧來叅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

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乙未詔
迎安秀至都尊爲國師后嘗問安甲子多少曰不記
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況識心流注無有間
斷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神秀住當陽武后詔迎至都
同安於內道場供養秀嘗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
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慧方住茅山數載將欲滅
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
請法師講經又感山神現身庭前如將泣別方謂侍
者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方已入

滅時乙未八月一日也是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凡
地道俗悲慕聲動山谷

○六祖惠能傳法懷讓

懷讓自出家受具後習毘尼藏一日嘆曰夫出家者
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讓志
氣高邁勸謁慧安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叅六祖祖
問甚處來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
卽不中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
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
以後佛法從汝邊去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

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大悟

辛丑 賢首法藏講新華嚴經

武后詔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大地震動逾
時乃息卽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藏敷宣
有緒玄旨通貫后聞驚異藏指殿隅金獅子爲曉譬
之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后乃豁然 行思
吉州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思惟默然後叅
六祖問當何所務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
諦亦不爲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
祖深器之令首衆 玄覺姓戴氏永嘉人少挺生知

學不加思蚤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法門因
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激勵與玄策同叅六
祖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
死事大無常迅速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
卽無生了本無速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
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
無動豈有速耶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曰汝
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
曰分別亦非意曰善哉少畱一宿時謂一宿覺

王寅牛頭山法持禪師入寂

慧方法闡牛頭第四世

法持以山門付智威壬寅九月日入滅遺令露骸松
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而來繞山數
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

乙巳六祖惠能說法

神秀嘗奏武后請惠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
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此土見之恐不敬吾
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神龍元年中宗
復遣使薛簡迎能能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
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能曰道繇心悟豈在

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何況坐耶曰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無盡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曰煩惱卽是菩提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上智大根悉不如是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開悟

丙神秀禪師入寂

五祖忍旁出法嗣

神秀居東都天下稱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龍二年二月日入滅謚大通秀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知其數 普寂河東馬氏子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授以道秀入滅學者爭師事寂 智威江寧陳氏子四歲便思出家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知已剃染矣後聞法持出世遂往禮謁傳授正法有僧慧忠到山威一見卽曰山主來也忠嘗出叅訪院中凌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威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及忠還果然一日威示

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
忠曰念想繇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
自止威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
妄情還歸空處坐忠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須存妄
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威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
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四爲沙彌叅六祖祖曰知識
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曰
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
不痛曰亦痛亦不痛曰吾亦見亦不見會問如何是

亦見亦不見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
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汝若
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
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
人會禮拜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
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
神會之佛性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
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丁未元珪禪師爲嵩神說法

慧安法嗣
五祖旁出

元珪住嵩嶽景龍年間有神人率群從謁珪珪覩其

狀貌非常乃曰善來仁者何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
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日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
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吾哉曰吾本不生汝
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
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况汝不能又焉能生
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
廣大智辯乎願授正戒令我度世曰汝旣乞戒卽旣
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曰此理也我聞
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卽張座秉爐正几
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

受教曰汝能不媼乎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
欲也曰能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
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曰汝
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
濫誤疑混也曰能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
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曰汝不遭酒
敗乎曰能曰如是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
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
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
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

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悖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姦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悖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曰我神通亞佛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

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曰吾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曰無爲是曰佛亦使神護法師願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

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而去珪門送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狀其父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珪誠其徒曰母令外知人將妖我 慧安自禁中辭歸嵩嶽忽一日誠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至七月八日合戶偃身而寂壽一百二十八門人昇尸林中果野火自然聞維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 破竈墮者不稱名氏得法慧安隱居嵩嶽山

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極多墮一日領徒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更有一人青衣冠冠設拜墮前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墮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墮曰會麼曰不會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乃禮拜

墮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有僧舉似安安嘆曰此子
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
構伊語脉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曰不知者僧
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墮曰禮卽惟汝非我不禮卽惟
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墮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
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墮後莫知所終 行思首衆
曹溪一日六祖謂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
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衣卽留鎮山門
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遂回青原山住靜居寺
神會來叅思問甚處來曰曹溪曰曹溪意旨如何會

振身而立思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
與人麼曰設有汝向甚麼處着 中宗詔迎泗州僧
伽入官館於薦福寺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示寂敕
就薦福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歸臨淮言訖
異香騰馥 一行鉅鹿人張公瑾之孫少聰敏博觀
子史嘗借道士尹崇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曰已究
其義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曰此
後生顏子也尋出至天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
門有流水行立門屏間聞一僧於庭中布算且曰今
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卽除一算曰門前水

當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趨入
盡傳其術回入嵩山依普寂叅決禪門宗旨景龍年
間中宗詔迎赴闕行辭疾遁入當陽山萬回所至
顯化賜號法雲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
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知性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
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子懷讓禪師開法南嶽

讓執侍六祖十五年壬子往居衡嶽開甘露門

丑六祖惠能示寂

壬子七月六祖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

壬癸丑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衆曰吾至八月欲離
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迷法海等皆涕泣
惟有神會神色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
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海乃再拜問曰和尚
入滅衣法當付何人曰吾受恐大師衣法今爲汝等
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
事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
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
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

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根來時無口問曰正師從此去早晚可回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又問佛祖傳授次第曰古佛應世無量今以七佛爲始迦葉而下展轉相授以至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八月三日齋罷示衆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

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非無往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着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鳥獸哀鳴廣韶新三郡官僚縑素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遂遷神龕併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塔內忽起白光亘天

三日始散春秋七十有六

甲寅懷讓禪師傳法馬祖道一

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出家受具坐禪於衡嶽懷讓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輓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曰磨作鏡曰磨磚豈得成鏡耶曰磨磚旣不得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曰如何卽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讓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

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醞酬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示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玄覺住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開元二年十月日辭衆端坐入滅覺嘗著證道歌感定中觀見字字皆成金色時有梵僧傳歸

西竺翻成梵筴稱爲東土大乘經歌曰君不見絕學
無爲閒道人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卽佛性幻
化空身卽法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
剎荆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
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
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
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
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
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

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任
情徵直捷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
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
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惟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
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
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頓骨剛人不顧窮釋子
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被縷褐道則心
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悞三身四
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
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

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衆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却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

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閒寂安居實瀟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旣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

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
空豁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
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
不了用修行真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
繇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
丈夫秉慧劍般若鋒今金剛醖非但能摧外道心早
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今灑甘露龍
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
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
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

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
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數
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
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卽知君不可見取不
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
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
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
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
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
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
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嗟末法惡時世
衆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今邪教深魔强法弱多怨
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
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栴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
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卽能大
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
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

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卽龍女
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
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破
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
年枉作風塵客種性和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
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
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
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卽業障本來
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
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

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懺懂
頑皮靱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
丘犯姪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
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四事
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
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
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
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
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塗誰見螭螂能拒轍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
蒼未了吾今爲君決淨居寺尼玄機嘗習定於平
陽大日山石窟中與兄玄覺同叅六祖因著圓明歌
與證道歌相表裏後倒立而化法屬以顛倒呵之應
聲而仆將葬之夕爲風雷所移越二日有自大日山
來者云是夕空中有簫磬聲機之柩已厝峯上其徒
迎舍利歸寺建塔號圓明希遷端州陳氏子生而
徇齊旣冠然諾自許後造曹溪得度問祖和尚百年
後某當依附何人曰尋思去祖歿遷每於靜處端坐
思惟首座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曰我稟遺誠故尋

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龕直往青原叅行思思曰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思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

西天亦無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曰未
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曰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丙 高嶽元珪禪師入寂

慧安法嗣
五祖旁出

元珪住高嶽開元四年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
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蛇焉

丁 慧忠禪師住南陽白崖山

慧忠諸暨冉氏子得法六祖住南陽白崖山黨子谷
示衆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
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

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忠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忠曰將謂我孤負汝却是汝孤負我

壬戌法欽叅玄素禪師

法欽崑山朱氏子世服儒業母孕時夢蓮生戶樞取一花繫於衣帶寤乃惡董餌旣誕形貌奇偉神色朗徹好以佛事爲兒戲年二十二赴京應選道繇丹徒憇鶴林寺玄素見而異之問曰子何之曰將求仕於上京曰雖有五等之爵不如三界之尊曰可學乎曰觀子神氣幾於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欽遂

裂縫掖刻苦親依素深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子當大弘吾法蔚爲人師欽日夜奮勵三學該鍊一日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曰以何傳曰我法實無可傳者欽頓釋疑滯久之辭去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卽止遂南行受具於餘杭龍泉寺素延陵人名法照牛頭智威法嗣居京口鶴林寺

○馬祖道一闡化江西

南嶽讓法嗣

開元十年道一闡化於江西懷讓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曰已爲衆說法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因遣一僧往囑曰待伊上堂時汝但出問作麼生待伊

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讓肯廻謂讓曰馬師云
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讓深然之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終

華亭居士李凌雲錢士貴共施刻此

佛祖綱目第三十卷計字一萬一千五百箇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業周刻

崇禎壬申仲冬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一 調字號

甲子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壬午

改天寶

丙申

肅宗至德元年

戊戌

改乾元

庚子

改上元

壬寅

改寶應

癸卯

代宗廣德元年

乙巳

改永泰

丙午

改大曆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

癸亥

唐德宗建中四年止

乙丑 普寂禪師住唐興寺

普寂受記於神秀開元十三年玄宗詔居都城唐興寺王公士庶爭來禮謁

巳牛頭山智威禪師入寂

開元巳巳牛頭山智威將入滅謂門弟子曰將屍林中施諸鳥獸 宣州安國寺玄挺初叅智威侍立次

有講僧問曰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挺遽召
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
悟 玄素住鶴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
素欣然而往衆皆訝之素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
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李通玄日食一
栢葉棗十顆因呼棗栢大士開元七年大原高仙奴
館之齋中造論逾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
經書而去山行三十里偶一虎當途玄撫之曰吾著
華嚴論汝能爲擇棲止處否卽以經囊負其背隨至
神福山原下土龕前蹲駐玄取囊置龕虎搖尾而去
龕廣六七肘玄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燭日有二
女子布衣白巾汲水炷香食時輒具饌齋畢撤器而
去如是五載著論畢遂滅跡不見

真
普寂禪師入寂

北宗神
秀法嗣

普寂住都城遠近叅學者輻輳開元庚辰入滅 道
樹亦秀嗣得法後結茅壽州三峯山嘗有野人服色
素朴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
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學徒皆不能測十數年後寂無
影響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
僧不見不聞彼之伎倆有窮吾之不見不聞無盡

行思禪師傳法希遷

行思一日令希遷持書與懷讓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鋤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求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回思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鋤斧子只今便請思垂一足遷便禮拜李通玄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腮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束開元庚辰三月間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玄就語曰

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卽於是夕烟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喚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翼日里人爭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於龕中矣壽九十五著華嚴論四十卷又著決疑論會釋十門玄義排科釋畧及緣生解迷十明等論十玄六相百門義海等書並傳於世

○青原行思禪師入寂

六祖法嗣

行思住青原庚辰十二月日示衆畢跏趺而逝

午懷玉法師往生淨土

懷玉台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

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爲不然聖衆遂隱玉彌加精進三七日後向擎臺者來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三日後異光滿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自覺住眞州常發願願因觀音得見阿彌陀佛於是鑄觀音像高四十九尺旣成祝願夜三更忽有金光二道阿彌陀佛自光中而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手摩覺頂曰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孰不如願後十一年七月望夕見一人形似天王雲間現身謂覺曰安養

之期至矣卽於觀音像前趺坐而化

○希遷禪師開法石頭

希遷得法後旋住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天寶初至衡山結菴於石頭之上時號石頭和尚作草菴歌曰吾結草菴無寶貝晚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菴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菴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恠問此菴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堅牢以爲最青林下明窓內玉殿瓊樓未

爲對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菴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回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菴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菴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癸未楊庭光叅本淨禪師

本淨絳州張氏子幼歲披緇曹溪受記住司空山癸未玄宗遣中使楊庭光入山採常春藤光因叅淨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畧垂開示淨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咨決貧道猥山傍水

無所用心光再拜淨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拜受回闕具奏敕詔起淨是冬到京

甲申本淨禪師說法內道場

天寶三載正月上元日玄宗詔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本淨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曰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曰無心是道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

道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
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曰禪師見有身
心是道已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
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
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
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
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
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若見諸相非相只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却不能
見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曰淨名經云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
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却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
色淨示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
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帝及四衆莫不稱善

○南嶽懷讓禪師示寂

六祖能
法嗣

懷讓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
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骨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
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一人得吾鼻善知
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

撰述
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其慎辭哉天寶三載八月十一日入滅塔於衡嶽敕謚大慧最勝輪之塔

神會禪師著顯宗記

六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宗沉廢荆吳嵩嶽漸門盛行秦洛神會乃著顯宗記以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宗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遇會問曰三祖大師塋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回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後謫舒州別駕果

得三祖墓遂與僚佐同往瞻禮又啓真儀閣維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百粒寄會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慶之時有西域三藏捷那等與會常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六祖門人智本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

次第藏衣領中隱於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卽位法門中興曜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卽曜抄錄時怖懼所致法欽自受玄素記後抵臨安行次東北山下問樵者曰此何山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欽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欽開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又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曰待汝回去時有信曰如今便回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 澄觀山陰夏侯氏子字大休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

目光夜發晝乃不眈十一歲出家十四歲得度嘗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肯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餽手不什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又嘗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皆默受印記

壬辰鶴林玄素禪師入寂

智威法嗣牛頭宗第六世

玄素住鶴林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素問什麼人曰是僧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佛來

爲什麼不着曰無汝棲泊處天寶壬辰十一月入寂
壽八十五夏六十一

甲午左溪玄朗法師入寂

東陽威法嗣天
台宗第七世

玄朗師事惠威盡傳其道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坐
左溪因以爲號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心不
離定口不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或
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
妄除我苦隨盡天寶甲午忽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
道成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 李
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見呼爲竒童

使與太子爲布衣交乾元中辭入衡嶽時明瓚隱居
上封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愴而後悅
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
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爲動候之良久匍匐問
道瓚曰碎却筆硯方可談此遂撥火出芋食之泌至
中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瓚撫其背曰好做十
年宰相後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
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與弟縉皆篤志奉佛不茹
葷血不衣文綵得輞口藍田別墅彈琴嘯詠留連終
日母喪上表於朝請以輞川地爲佛寺在京師日飯

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焚香獨坐一心禪誦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屏絕塵累臨終索筆作別弟縉書又與親故數幅多勸勉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嘗作能禪師碑云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

○崇慧住天柱山

崇慧彭州陳氏子得法智威乾元元年住舒州天柱山僧問達磨未來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

朝風月良久曰闍黎會麼曰不會曰自己分上作麼生于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曰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庚子荷澤神會禪師入寂

六祖旁
出法嗣

神會住荷澤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會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會便打槌曰勞煩大衆下座弟子光寶問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

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寶頓領悟上元元年五月日中夜奄然而化

辛丑慧忠禪師說法千福寺

慧忠住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上元二年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寡人不會忠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益不曉

甲辰希遷禪師著叅同契

希遷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

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

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廣德二年偶一日見負米登山者遷問之知爲送供因愍其勞苦卽移菴下梁端

○慧忠國師爲代宗說法

慧忠住京城代宗嘗問師得何法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曰釘釘著懸掛著又每問忠忠都不

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曰還見虛空麼曰見曰他還貶眼視陛下否帝益疑駭於是齋沐別致十問一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曰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日夕作何行業合得此道曰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曰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爲對五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對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見性後用持戒念佛求生淨土否忠對性卽是佛性卽是淨土七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生自在生爲對八臨

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爲對九
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
對十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
亦無相無得乃爲真得

午丙無住禪師爲杜鴻漸說法

無住法嗣無法居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
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
州遣使延請至問曰弟子聞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
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
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時

庭樹鴟鳴漸問師聞否曰聞鴟去已又問師聞否曰
聞曰鴟去無聲云何言聞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有
聲之時聲塵自生無聲之時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
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當知聞
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弟子曾撰起信論疏兩卷可
稱佛法否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據論文
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
緣相具竟平等無有變異惟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
公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漸起作禮曰弟子嘗問
諸大德皆贊爲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獨

從理解說是直不可思議然云何不生云何不滅云何得解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何以故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漸喜躍稱敬自是棲心禪悅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

○馬祖道一開法鍾陵

馬祖諱名鍾陵開元寺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四方學者雲集座下示衆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

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修道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 鄧隱峰辭祖曰甚處去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

蒼天峯無語回舉似祖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峯屢叅二大士法席後於祖言下相契一日峰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坐峰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峯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峰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慧藏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祖菴前過祖迎之藏遂問和尚還見鹿過否曰汝是何人曰獵者曰汝解射否曰解射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曰汝

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
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群曰汝
既知如是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
處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擲下弓箭投
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汝作甚麼曰牧牛曰
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曰子真牧牛
藏嘗問智藏汝還解捉得虛空否智藏曰捉得曰作
麼生捉智藏以手撮虛空藏曰汝不解捉智藏却問
師兄作麼生捉藏把智藏鼻孔拽智藏作忍痛聲曰
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藏曰宜須恁麼捉虛空始

得後住撫州石鞏山常以弓箭接機 亮座主本蜀
人頗講經論因叅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
否曰不敢曰將甚麼講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
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
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
曰座主亮回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便禮拜祖
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
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禮謝
而退乃散徒衆隱於西山 石曰初叅祖祖問甚處
來曰烏白來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曰幾人於此茫

然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曰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耳否曰和尚先啐某甲後耳一日僧問曰如何是地藏手中珠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曰莫謾大眾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水潦初叅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曰禮拜著潦纔禮拜祖便與一踢踢倒潦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自在吳興李氏子叅祖發明心地祖

令送書與慧忠忠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忠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甚麼言教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忠曰猶較些子曰馬大師卽甚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忠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在後隱伏牛山示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在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後入滅壽八十一 大珠建州朱氏子名慧海初至江西叅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自家

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那箇是慧海寶藏曰卽
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
何假外求海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繇知覺踴躍禮謝
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迹藏用人莫
能識潛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侄玄晏竊呈祖
祖覽訖示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
處也衆知海姓朱迭相尋訪時號大珠和尚 普願
鄭州王氏子幼慕空宗出家受具初習相部及寃毘
尼次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
後叅祖頓然忘筌得游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

祖問桶裏是什麼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怎麼語話祖
便休自是同叅無敢詰問

已徑山法欽禪師至京

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嫉大曆三年九月道士史華
奏與釋氏僧法遂於東明觀架刀爲梯華登躡而上
如履磴道緇侶相顧無敢躡者時章敬寺沙門崇慧
奉敕於本寺庭樹間梯架鋒刃銛白如霜增東明觀
之梯百尺慧跣足而登至絕梯而止復躡而下如行
平地以至蹈烈火探沸油餐鐵葉嚼釘線道衆見之
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聲若雷電帝遣中貴傳宣

慰勞嘉嘆再三賜紫衣號曰護國三藏尋被召對問
師承何人曰徑山高道僧法欽臣之師也臣未具戒
不敢受紫衣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隱身壇上
莫知所往帝益駭異遂禮欽爲師遣納特詔敦請旣
至帝躬迎問法同弟子之禮欽一日在內庭見帝起
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
道帝悅賜號國一頃之欲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度
者彼衆生豈有殊乎欽曰實無有法以度衆生 初
法照止衡州雲峯寺嘗於僧堂食鉢內覩五色雲中
一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見一寺金書其額曰

大聖竹林寺他日復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
衆雜處其中大曆三年起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
覆雲中復現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
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
輒止遂與同志啓行四年四月到五臺佛光寺一如
鉢中所見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急
入堂內問衆曰此何祥光有僧曰此大聖不思議光
照卽尋光至寺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有
石門二青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照入
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

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照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摩照頂授記曰汝今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復命往詣諸菩薩院巡禮竟乃回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照復作禮舉頭俱失慧忠住牛頭平生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縣令張遜謁忠問弟子幾人曰有三五人曰可得見乎忠敲禪床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

居莊嚴寺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群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忠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自是學徒雲集得法者三十四人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錙樹掛衣藤方盛夏忽枯死四年六月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巖壑茶毘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道林富陽潘氏子母夢吞日光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受戒

後詣長安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
頌俾修禪那林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
言林乃三禮而退屬法欽至闕林造謁遂得正法

庚戌法欽禪師還徑山

法欽在京居內僅一年代宗每賜繒綵設御饌皆不
受惟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嘆
曰此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崔趙公群嘗問欽
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
能爲群嘆賞其言已而力辭南還舊山 西域大耳
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代宗令與慧忠試驗藏纔見

忠便禮拜立於右邊忠問汝得他心通耶曰不敢曰
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
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曰
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良
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處藏罔測忠叱曰這野
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一日紫璘供奉來叅忠問甚
處來曰城南來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忠乃問
童子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曰只這童子亦可簾
前賜紫對御談玄又供奉註思益經忠曰凡註經須
會佛意始得曰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忠令侍者盛一

碗水中著七粒米碗面安一隻箸問供奉是甚麼義
供奉無語忠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

○馬祖道一傳法道悟

道悟渚宮崔氏子年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三
叅希遷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慧忠年三十四與
忠侍者應真南還謁道一一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
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悟於言下
大徹一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悟蒙授記便返荆
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

辛亥天然叅馬祖道一

天然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宿於逆旅忽夢白光
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禪者曰仁者何往曰選官
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
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抵江
西纔見馬祖便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
石頭是汝師也復抵石頭仍以手托額頭曰著槽廠
去然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頭
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鋏鏹剗
草獨然以盆盛水胡跪頭前頭笑之便與剃髮又爲
說戒然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

然問公住何處曰上是天下是地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然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然到祖處未叅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然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各天然祖問甚處來曰石頭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曰若蹉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後居丹霞山智藏度化廖氏子出家受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輔佐遂往佛迹巖叅禮馬祖爲入室弟子一日祖謂藏曰子何不看經曰

經豈異耶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曰子末年必興於世藏便禮拜屬路嗣恭延祖開法時藏請回郡祖付以袈裟後住虔州西堂智堅初與普願智常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願問常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常曰似箇猶兒常却問堅堅曰似箇狗子又問願願曰我見是箇大蟲一日堅喫飯次願收生飯乃曰生潭堅曰無生願曰無生猶是未願行數步堅召曰長老願回頭曰作麼堅曰莫道是未堅後住杉山

壬子法照大師往生淨土

大曆五年法照復與五十僧往詣金剛窟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照方作禮舉頭皆失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照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旣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寶通潮州楊氏子號大顛初叅希遷遷問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遷便喝出經旬日通却問前者旣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來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

通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遷問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曰是叅禪僧曰何者是禪曰揚眉瞬目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曰請和尚除揚眉瞬目外鑒某甲曰我除竟曰將呈和尚了也曰汝旣將呈我心如何曰不異和尚曰不關汝事曰本無物曰汝亦無物曰旣無物卽真物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如此大須護持一日通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遷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曰無這箇曰若恁麼汝只得入門

癸丑惟儼叅希遷禪師

惟儼絳州韓氏子自幼不與群兒伍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出家受具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嘆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巾布耶首叅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龕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儼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儼便往叅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儼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你見甚道理便禮拜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天然辭馬祖遊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徑山禮法欽又至京謁慧忠一見便展坐具忠曰不用不用然退後忠曰如是如是然却進前忠曰不是不是然乃遶忠一匝便出忠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普願寶雲智常智堅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願揮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常拽拄杖打願一下曰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礙不礙雲曰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常曰還

有不播者麼雲曰有常曰作麼生是不播者雲作掌勢又四人同喫茶雲提起茶盞曰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顚曰今人祇識這箇未識世界常曰是顚曰師兄莫同此見麼常却拈起盞曰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願作掌勢常以面作承掌勢雲後住魯祖山

乙卯惟儼還石頭

惟儼侍奉馬祖凡三年一日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曰皮膚脫畧盡惟有一真實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曰惟儼又是何人敢言住山曰不然未

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儼乃辭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座頭問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他日頭謂曰言語動用沒交涉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曰我這裏鍼劄不入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 慧忠將入滅弟子應真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

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忠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遂右脇而寂忠既歿帝召應真入內問無縫塔話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比鍾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戊午馬祖道一傳法懷海

懷海長樂王氏子童稚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曰佛也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值馬祖闡化江西乃往叅叩祖

命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海纔揭開盤蓋祖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經三年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曰野鴨子曰甚麼去也曰飛過去也祖遂把海鼻扭一扭海不覺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海於言下大悟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曰無曰被人罵耶曰無曰哭作甚麼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曰有甚因緣不契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

我自問汝海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惘然次日祖陞座衆纔集海出捲却席祖便下座海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捲却席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曰汝深明昨日事海作禮而退他日再叅侍立次祖取繩床角拂子豎起海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海良久祖曰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海遂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海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海直得三日耳聾 齊安海門李氏

子唐皇宗枝生時異光照室後有異僧謂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落髮受具後聞馬祖道化乃振錫而造祖一見深器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後住鹽官 寶積初叅祖作街坊一日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積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卽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冤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積身心踊躍歸舉似祖祖印可之後住盤山 崇慧居天柱演法凡二十載大曆十四年入滅塔於本寺肉身不壞 道

悟東陽張氏子幼而生知年十四懇父母出家不許遂減飲食父母不得已許之二十五受戒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諸怖畏初泰法欽服勤五載隱於大梅山建中元年謁馬祖二年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誣於人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曰汝道誰是後人一日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曰會佛法人得曰師

還得否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又一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曰長空不礙白雲飛悟從此頓徹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遂隱當陽

壬戌馬祖道一傳法無業

無業上洛杜氏子初母聞空中言願寄居便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卅歲行必直視坐卽跏趺九歲出家受大乘經五行俱下一覽無遺落髮受具每爲衆僧講經冬夏無廢後聞馬祖禪門鼎盛特往叅叩祖觀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

佛業禮跪問曰三乘文學匱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業纔出祖召曰大德業回首祖曰是甚麼業豁然領悟涕淚悲泣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祖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若如是知舉足下足不離

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澄觀入內譯經旣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單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直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圖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是下筆著疏先求瑞應屢徵異夢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惟賢首頗涉淵源遂宗承之歷四年而文成

佛祖綱目卷三十一 終

華亭居士 莊元禎朱時思共施刻此
佛祖綱目 卷詞字一萬一千七百
養空居士對 會稽馬存預書 之梅刻
崇禎壬申季冬

李字次

間稱經

人對良卿

韞孫預印

昔出葉氏

並書百不

